



怀念老友

蔡亮

读,我深深折服于他那精妙优美的语言、严谨流畅的文字、丰富多彩的内容,书中无论是对故乡的赞美,对黄帝文化的崇拜传扬,还是对父辈亲友的情感都写得十分到位。

青少年时期,我们就有一个作家的不切实际的狂悖梦想,后来他竟然成功了,不仅成为了省作协会员,还在县上文化领域成就斐然。人生能专心做成一件事情就已实属不易,而他又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不知什么时候他竟然练起了书法,经过十多年刻苦练习,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不错了,而且小有名气,我的一本散文集就是他题写的书名。

岁月无情,光阴荏苒,转眼我们已离职退休了,退休后没有了繁杂事务缠身,我们往来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几乎每次回县上都要和他相见,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谈不完的“理想”。他计划在晚年再出一本散文集和一本书法集,我也不甘示弱,立志完成两部百万字小说,我们相互鼓劲,坚持潜心创作。我每次回县里见到他时,他不是低头写作,就是在挥毫练字,还受邀到几所学校给学生教授书法。他常常拿出他认为满意的书法作

品让我点评,我只有欣赏赞美的份。截至去年,他欣慰地对我说,他的第三本散文集稿件已准备得差不多了,书法集更有几幅他认为满意的作品完成后,也能出版了。然而去年十月间,他又给我说了一件让我更加吃惊的事,他和同是我的好友、同学的张西陵,要出一本《元曲三百首》深度注解的著作,那两本计划出的书得先往后放一放了,而且他俩就元曲注释已拿出了两三稿。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知道唐诗宋词早已有许多人注释过了,而《元曲三百首》的注释却很少见,也许它比前两者更有难度,因此元代至今许多文豪大家涉足这一领域者寥寥无几,然而今天我最熟悉、最要好的两位同学决意要干成这件大事,我当即全力支持,并期待他们的佳作早日问世。就在十几天前,我们见面时他还在信心满满地谈论这本元曲注解脚本的事,他俩已修改了八九稿,并对注释质量比较满意,且计划今年年底就可付梓成书。谁知十四日晚上,他却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匆忙地走了,没有来得及向我们道一声别,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宏愿就匆忙地走了,这实在使我难以接受,心情无比沉痛。回顾退休后六载的艰辛奋斗,我的第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黄土长

歌》,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苍原春雷》,也已完稿准备交付出版社出版,实现了我们退休后立下的宏愿,而我的好友靖奇的宏愿眼看就要实现,他却猝然病倒,抱憾离世。靖奇比我小两岁,今年已是七十一岁了,但我们常调侃自己是“七零”后,正是奋斗出成绩的年岁,他的突然离去可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无不令人惋惜伤痛。

人的一生十分短暂,能坚守一份热爱、做成几件有益于他人与故乡的事,便是值得庆幸的。靖奇这一生,忠厚质朴、低调谦和,对事业执着热忱,对亲友重情重义,更难得的是一生心怀理想、坚守热爱,愿意为心中所爱倾尽心力。退休后,在本该安享清闲、颐养天年的岁月,他却比在职时更加忙碌,著书、练字,一刻也闲不下。或许正是常年操劳、不肯停歇,才造成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可在我心里,他一生忠于热爱、执着追梦、积极向上,这份初心与情怀,值得我们永远敬重。

老友远去,音容仍在眼前。那些相伴畅谈、彼此鼓劲的日子,永远刻在我心底。往后岁月,唯有常念故人,愿他在另一个世界,无奔波劳碌,随心执笔,安然自在。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连成拜年

过罢大年头一天,
我和我的连成哥哥去拜年。
一进门把腰弯,
左手手拉右手手挽(乃是啣呀嘴),
咱兄妹二人拜的那什嘛年(哎吱啣呀嘴!)
……………

陕北民歌《连成拜年》在陕北、内蒙古中西部,是一首流行相当广泛的民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节庆愉悦氛围的风俗。它通过描写陕北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的拜年习俗、正月十五闹花灯两个情景,生动展现这一地域独特浓郁的风土人情、生活气息,表达了对新年的祝福和生活的热爱,描写了纯朴真挚的爱情(应该还是一对热恋中的未婚青年),从“咱兄妹二人拜的那什嘛年”的幽默调侃可感觉到。

它属于“二人台”,有男女对唱、互问互答、合唱等形式。曲调借用蒙汉调中的“连四曲调”,融合了蒙汉两地音乐元素,体现出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曲调节奏欢快、轻松,语言诙谐,涉笔成趣。特别是陕北、内蒙古中西部每年正月的二人台对唱,与拜大年氤氲的地方风情曲调融为一体,浓浓的年味就扑面而来,喜庆又欢乐。浓重的陕北方言土味(比如“什嘛”等),让人听得怦然心动。

这首流行的拜年民歌,最早有多段歌词。现在一般歌手演唱的只有这完整的三段歌词,是由最早的《连成拜年》与《观灯》中的情节借鉴糅合而成的,第一、第二段是描写一对年轻人快乐的心境:过罢大年头一天,我与连成哥哥拜年,弯腰、相互搀扶,戏谑又充满温馨情趣,“咱兄妹二人拜的那什嘛年”。“过了大年初二,我请连成哥哥吃上一顿饭。你请哥哥我吃什嘛饭,切葱花擀面团”“还要把那小扁食捏上两大碗”,多么殷勤厚道朴实,满满的乐趣!杂面是陕北粗粮细做的面食,用豌豆、豇豆、扁豆等各种豆类,单独研磨或是多种杂粮混合制作而成,现在已成了陕北一道待客的靓丽小吃。浓浓的豆香味杂面拌以葱花,再捏两大碗小扁食(扁食,陕北人对水饺的叫法,内馅多用羊肉、猪肉、牛肉等),是那个年代陕北招待贵客的上等美味小吃。第三段是正月十五“我和我的连成哥哥”去观传统的花灯。通过对各种花灯的彩色、形状的生动描述渲染:红腾腾西瓜灯,绿茵茵白菜灯,紫盈盈茄子灯,宽个铮铮韭菜灯碎个纷纷茭菱灯,满身鳞的龙儿灯,花生生的凤儿灯,摇头摆尾的狮子灯(西瓜灯、白菜灯、韭菜灯……都是指陕北正月十五夜晚灯海璀璨,挂出来的各式各样形状奇特、色彩瑰丽的灯)……东风夜放,灯海璀璨,游人歌舞,展现了一对年轻人无比喜悦、快乐的心情。

这首民歌,传唱于延安市、榆林市所辖区域,是每年庆祝新春时大型活动上歌手们演唱的保留节目。它被收录于《中国民歌荟萃》《陕北歌王》之中,可见它的艺术地位。

穿红鞋

你妈妈打你不成材,
露水水地里你穿红鞋^①。
我穿上红鞋或好看,
与你们旁人有何相干?
……………

《穿红鞋》这首原生态陕北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蕴含着浓郁的黄土高原情调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言语直白、炽热,感情真实、旷达,低沉高亢交加,隐含着怨愤。

此歌是以娓娓道来的形式展开的,女子因穿红鞋挨了父母的打,心里蒙受冤屈,喝洋烟水(罍粟)自寻短见进行抗争:“你妈妈打你,你给哥哥说,你为什么要把洋烟喝!”肯定是最关心她的人在开导规劝她。然后以男女意识流对话方式演唱,展开主题:“你妈妈打你不成材,露水水地里你穿红鞋”“你穿上红鞋硷砒上站,把我们年轻人心扰乱”。

这首歌把那时陕北复杂的人文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态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出来,率真地表达给听众。那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婚姻由父母包办,而这个女子,她有自己的主见,在她看来,好女子找不下个好男人活得像个活鬼,太枉然冤屈。“寻下一个好男人满天(价)飞,寻不下个好男人成活鬼。”她发出自己愤怒的质问:“我穿上红鞋我好看,与你们旁人有何相干?”她不想顺从传统平庸的习俗,厌恶环伺在左右的堕落势力和烦恼,不想让那些无助和悲伤永远压在心底成为内疚。

红鞋(鞋,陕北方言念:hái,与上一句的“材”对应才更押韵,有音乐的顺达融合),过去在陕北一般是十六七岁未婚未嫁女子穿的。女娃脚上穿的红鞋上常绣有鸳鸯、莲花等吉祥图案。

红鞋是青春活力和爱情的标志,抑或也可看作是她们竭力冲破束缚的象征。红鞋是这位陕北年轻女子内心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那个年纪内心躁动不安,情愫悄然萌发、辗转蜕变,向往无拘无束的人生,生命蕴藏着蓬勃生长的力量。这双红鞋,亦可看作承载情思的爱情信物。(中国古代十大爱情信物是:同心结、戒指、手镯、玉佩、簪、钗、香囊、缠臂金、耳环和衣襟)一双红鞋,承载着她丰富的情感,暗含深厚的文化寓意,也珍藏着心底的秘密和共同的回忆。

红鞋的内涵可分为民俗象征、情感寄托、社会隐喻三个层面。著名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火焰,成色十足的爱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极普通的女子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圣洁的爱情,而在重重封锁中突围的时候,生命、爱这些寻常的词语在我们眼中已是另一种意义。

陕北民歌好,就好好在它总是极善于捕捉人的性情中那些“一瞬间”的、最微妙的意识、想象、幻觉,张扬“本我”的冲动欲望。

^①穿红鞋,新娘穿红鞋是传统婚俗之一。这里是指女子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展现她的审美观念与自信。

山顶有风

高东峰

你有你的个性风姿,我有我的独立模样。你的身体挺拔端正,朝上抢夺阳光亲切的问候,我斜刺里避虚就实,一样享受阳光充满爱意的抚摸;你的树干遍布象征湿润气候环境的绿茸茸的青苔,我的躯干天生有着自然形成的印象派美术图画;你的树叶矫揉造作、风情万种,我的树叶宽大厚实、富含氧气,使山林成为天然氧吧……在午后阳光的斜射下,茂密的树林和草丛中不时传来几声鸟啼和蝉鸣,显得山林里更加幽静;还有调皮的松鼠拖着蓬松的长尾巴在树杈间蹿上蹿下,好奇地瞅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行走在林木葱郁的山林间,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好似来到了世外桃源。朋友不顾树梢、草刺的挂扯,小心翼翼避开林间草丛中的鼠洞,拿着相机左端详,右调整,按照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按着快门,贪心不足地抓拍各种各样的景色。透过树梢投射下的斑驳阳光不时地晃动着,丝毫没有影响他拍摄的兴致。刚放下相机,又掏出手机开始拍摄视频,在散发着清香味道的木质步道上,在弯曲的蛇形林荫小路上,在白桦树林间,在山风习习的山顶上尽情拍摄。

根据路牌提示,我们沿着山道缓缓上行来到了山巅上的烽火台。极目

远眺,满眼皆是连绵的林海。远近起伏的群山错落有致,层叠叠嶂好似翻涌的巨浪,声势浩大地朝我们奔涌而来。遥望远方,一座座山峦高低起伏,隐约有几座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在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清洁能源。此时此刻,山顶上的烽火台孤独地伫立着,不见了传递敌情信号的狼烟,听不到鼓舞士气的战鼓号角,耳旁唯有从山上林海深处吹来的阵阵风声。这里的风好像比山下更大了些,树梢左右摆动着,摇晃着,抖动着,吹落了的树叶,像飞落的蝴蝶般旋转着,飘飘然落在草丛中和山坡上。呼呼的山风任性地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散了头发,吹眯了眼睛,吹得衣襟飘来摆去。身处山野之间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向着远方放声呼喊,彼此比拼着屏住气息,看谁能一口气把声调拖得更长。

走下斜坡,在一处地势比较平坦开阔的地方,透过遮蔽严实的树木和齐腰高的杂草,我们发现山崖根下,有十多孔倒塌破旧的土窑洞呈一字形排开,黑洞洞的窑口好像睁着十多只无神的眼睛向外张望。根据路畔上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介绍,我们得知这里原来是一处古代兵驿站遗址。一阵山风穿过驿站院落,吹得草木叶片唰唰直响,我的耳旁似乎传来运送粮草辎重的兵士们乱纷纷的哄闹

声,马厩里战马打着长长的响鼻,马蹄不安分地刨着地面,窑坑上更有疲惫的兵士酣然入睡,粗重的鼾声此起彼伏……思绪回到眼前,和平时代的幸福生活尤其珍贵,不信?你闻,就连山顶上吹过的风都带有甜味呢!

走在下山的步道上,仍不时有清凉的微风顺沟而出,为衣衫微湿的我们带来一丝惬意。“汪、汪、汪……”忽然,一只乖巧可爱的黄毛小狗不知从哪儿蹿出来,围绕着我们的脚前身后,跳来蹦去不停撒着欢儿。它一会儿躲进路边草丛中觅食着什么,一会儿又飞跑在前边转过一道弯,忽闪了一下就不见了身影,害得我们不禁替它的主人担心它会不会走丢了。

“静坐听风,山野相拥
看淡过往,不问西东
所有遗憾,化作清风
闭上双眼,坠入温柔中
花草树木,如此葱茏
一点一滴,治愈伤痛
山水无声,却是惊鸿
借这天地,做一个好梦……”
回城的路上,再次在手机上播放起缠绵的《静坐听风》。只不过,与歌中不同的是,我们此行没有静坐听风,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行走着,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强烈地感受着山林里不一样韵味的清风。

山沟沟里的向阳花

郝承芳

1969年,我在陕北延安下坪公社庙沟村插过几年队。都说陕北农民的日子苦,吃糠咽菜生活苦、上山耕作劳动苦,男人辛苦,妇女们更辛苦。她们不但和男人一样每天下地劳动,上山背粪、抡着镢头种地、挥镰抢收庄稼,还要担起家庭的重担,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娃娃,每天操心着一家人的穿衣吃饭。由于那时延安地区自然条件差,靠天吃饭,每年分的粮食有限,婆姨们都要计划安排好每一天的伙食,冬天农闲时一天吃两顿饭,农忙时虽然有三顿饭,也还是要搭配一些细糠和野菜。

村里的婆姨、女子们,总是会变着法地做好每一顿饭,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让家人吃好、吃饱,肚子里不断粮。她们会把自己腌的胡萝卜酸菜切成细宽的丝,再放上点辣椒面,咬一口细窝窝就点上酸萝卜条,再喝一口和菜饭。这样一来,似乎粗糙微苦的糠窝窝也不那么难以下咽了。偶尔也会把洋芋擦成丝拌上芥面上

锅里煮熟,浇上调料汁,一道美味的洋芋擦擦就做好了。黑豆用碾子碾压成豆钱钱和小米一起煮成钱钱饭,又好吃又有营养。就连普通的小米和洋芋加上酸白菜煮成和菜饭,放上点用热油泼的葱花,立马香气四溢,让人胃口大开。

炎热的夏天,婆姨、女子们会不辞辛苦地煮绿豆汤、做荞面凉粉给家人解暑。冬季里她们会擀蔓豆杂面条,放上洋芋或南瓜做成热乎乎的杂面热汤面,那可是难得的美食。玉米面她们可以搅打熬成爽滑适口的搅团,虽不太耐饱却也鲜香好吃。

过年节的时候,也是婆姨、女子们大展身手的舞台,清明和春节她们要蒸花馍,简单的有枣山、寿桃、兔子、金鱼,复杂的有盘着的龙、娃娃等,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充满喜庆之意。过年时磨豆腐、做稠粥、炸油馍、做酥肉、捏扁食,到处都是她们忙碌的身影,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她们养猪、喂鸡,割猪草、挖野菜,自己却舍不得吃一个鸡蛋。一年



来越好。她们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赶集的时候她们会穿上也许是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花衣服,没有头油她们会用梳子蘸点水,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过年的时候婆姨们会用细线开脸,去掉脸上细细的汗毛,使整个脸看起来光洁漂亮。

这就是庙沟的妇女们,曾经手把手教我们生火做饭,教我们锄地、收割庄稼。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她们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蔬菜送给我们。她们的身影、她们的脸庞、她们的故事,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她们就像一朵朵美丽的向阳花,生机勃勃开放在陕北的山沟沟里,黄土地上。

现在的庙沟村已经成为果树满坡、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2024年11月,庙沟举办了一场欢迎女客们回娘家的大型聚会。昔日的婆姨、女子们几乎都回到了村里。她们穿着时尚、喜气洋洋,尽情地扭着大秧歌,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隔着视频我们看到了昔日的姐妹们,她们还是那么美,那么阳光,那么乐观向上,像一朵朵向阳花绽放在故土的乡野之间。